

声乐学界名家聚集沪上,探讨中国艺术歌曲如何走向世界

为何词曲皆美却寂寥?

■本报记者 吴钰

“我们对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没有像德奥和其他国际同行对本国艺术歌曲研究得那么全面,处在比较小众的状态。”著名歌唱家廖昌永表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发展了98年,真正长期深入研究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家至今寥寥无几。

难道中国艺术歌曲注定曲高和寡?日前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首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学术研讨会上,国内作曲界、声乐界名家郭淑珍、陆在易、王真、刘辉、敖昌群、王士魁等齐聚一堂,纷纷就“以美声唱法的中国化发展,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题展开讨论。著名作曲家陆在易认为,艺术歌曲是高雅音乐中“最雅”的部分之一,受众面虽然小于流行歌曲、抒情歌曲,以艺术歌曲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却完全有可能推向更广的受众。

国际评委为中国艺术歌曲之美深深赞叹

“中国艺术歌曲和德奥经典艺术歌曲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有吸引力。”首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不久前举办时,德国科尔歌剧院艺术总监莱茵哈德·林登受邀成为决赛评委,对中国艺术歌曲深邃情感和丰富文化内涵赞不绝口。

“中国艺术歌曲受到了德奥、俄罗斯、法国艺术歌曲的影响,创作起点很高。”陆在易指出,尽管1920年创作的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听上去还有点洋味”,它“传达感情的方式是中国的”,中国艺术歌曲由此开启近百年辉煌历史,《教我如何不想他》《玫瑰三愿》《我爱这土地》等歌曲都备受音乐爱好者推崇。

大部分国际声乐比赛不仅要求选手唱歌曲,也要求唱艺术歌曲,但中国艺术歌曲却在这些比赛中长期缺席——这是廖昌永心头一直以来的遗憾,“中国美声歌唱者要学德国、意大利、法国艺术歌曲,为什么外国人不能学中国艺术歌曲呢?”

不仅如此,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和创作发展相对较为缓慢。陆在易指

相关链接

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民族歌曲唱好,这是一个问题

郭淑珍

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民族歌曲唱好,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非常重要,虽然在演唱方法和西洋歌剧都用美声发声方法,但演唱方式还是不同。

教育歌唱家非常要紧,不仅是学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更关系民族气质、民族艺术的水平。举行国际声乐比赛,各国都规定必须唱本国作曲家的作品,用自己国家的声乐艺术、音乐艺术来增进互相了解。所以,唱好中国歌曲也是中国艺术家的使命,这代表我们国家的文化。

但如今什么声乐作品能在国际中代表中国文化?意大利学派、俄罗斯学派、德国学派都不是自封的,要经过文化自然强势的发展才能形成。而“中国声乐学派”的文化艺术,如今让我深深感觉到,都淹没在流行歌里面了。

我看上海电视台,看《妈妈咪呀》节目里的流行歌曲,台下观众都耳熟能详。小时候学唱歌,白光、陈燕燕、周

璇的歌我都会。学生从流行歌中得到启蒙教育,对音乐产生兴趣很重要。流行歌曲对当下的其他音乐形式也有影响力,不能说对艺术全无贡献,但不能只有这个。

音乐环境被商业音乐占领,传统音乐门类中的许多艺术形式处于弱势,尤其是中国艺术歌曲,我们歌唱家也要重视。学习外国曲目时,中国歌唱家一般都会参考多个版本的录音演唱,钻研曲谱下足功夫。但面对母语,不少中国歌唱家认为语言不是问题,曲谱没有难度,实则不然。中国文字象形又象声,是有表现力的。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陆在易为艾青诗歌《我爱这土地》创作的艺术歌曲,有些歌手未经深入研究的演唱,是对作品的“理法”。《我爱这土地》写于卢沟桥事变次年。不少歌唱家演唱时悲悲切切的,写清楚了要热情地、激情地,还那么唱,真让人生气。

作为声乐教育者,首先要学习语言,然后学习作品,提高文化,我也要学习。“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教我如何不想她》等中国艺术歌曲写景抒情、意涵丰富,更有许多歌词曲谱未尽的言外之意,需要歌唱家结合创作背景用想象力进行二度创作。但我在学校教《大江东去》,学生甚至不知道大乔小乔的典故,只能从头讲起。

中国艺术团走出国门,曾在上个世纪轰动海外,让巴黎时兴穿旗袍。咱们有黄自、贺绿汀、丁善德……那么多作曲家的作品,不正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吗?文化上创新,首先是推陈出新、承前启后,要有继承,把那些大作曲家与现实生活、民族形式结合得非常紧密,这样中国当代的音乐文化才可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系中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此文根据作者发言录音整理)

出,目前写艺术歌曲的中国作曲家少,高质量的艺术歌曲更少。许多所谓“艺术歌曲”伴奏很粗糙,对母语的声韵关系、音节关系、语调语气、逻辑重音的修养欠缺。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出新,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明明词曲皆美,为何中国艺术歌曲知音寥寥?上海音乐学院决定主办首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后,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不仅在短短一个月内有600多位选手报名,其中不少外国选手参赛,决赛网络直播点击量还突破百万次。音乐家们惊喜地发现,社会对艺术歌曲探索的需求非常强烈,中国艺术歌曲正在被世界接受。

“艺术歌曲是一种立体式呈现,艺术、音乐、文学含金量高,歌词选择的无论唐诗宋词还是现代诗歌,都内涵深刻。”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表示,歌唱

家如能将艺术家、作曲家、词作家的内涵表现出来,由心而唱,会格外打动人心。

推动中国声乐和作品走向世界

在首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中,美国选手Aaron Scarberry在决赛中演唱了《红豆词》和《天路》,发音吐字标准得让人惊讶。四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他还不会说中文。他说,是听到中国艺术歌曲,让他产生了学中文的念头。“中国广阔的历史文化很多都能在艺术歌曲中体现,用唱歌的方式开始学中文很有趣,也能帮助矫正发音。”

多年前,周小燕先生就提出“学好洋唱法,唱好中国歌”,要让中国声乐作品走向世界。沈阳音乐学院刘辉教授看来,“声乐课堂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教授技术,一是传承文化,

才能培养出有全面艺术修养、文化修养的歌唱家。”

中国人唱好中国歌也并非易事。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莫华伦指出,中国歌唱家目前接受的训练基本是以美声唱法演绎外国歌曲,而美声唱法唱中国歌曲有一定难度。因为中国发声方法更往前靠,咬字也有区别:“我刚回国唱中文歌的时候,也唱得一塌糊涂。”此外,很多歌唱家对中国歌曲重视不足,“从国外回来的艺术家花很多时间学习西洋的作品,可能认为中国作品说得明白,词也看得明白,明白之后下的功夫就少了,不如西方音乐功夫下的多。”廖昌永分析。

不少业内专家表示,未来将在教学中更注重美声唱法的中国化发展,推动中国声乐和作品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走出去,挖掘不同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是最好的渠道。”莫华伦说。

快评

中国水墨:在包容中发展,在包容中创新

——观《水墨概念艺术大展》

郑重



刘国松《归帆》



徐军《五山 NO.1》局部

中国水墨画讲究师承,在没有参考资料的古代,这自然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保持水墨画系统上的完整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师承的发展途径,也给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局限性。王维、荆浩应该说是中国水墨的发起人,但是他们只有传说没作品,能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就算北宋的关雎李范四大家了,以后的水墨作品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意境上都保持着北宋四大家的理论和格局,最多是时不时出现几种新做法,虽然也有石涛《万点恶墨图》这样的类似抽象主义的水墨作品,但是从题目上就看得出来这只是一种不情愿的尝试。水墨画就在这种局限狭小的空间里走了近千年,到清朝四王,山水画的格局依然如故,但是作品只是技法上的熟练,而骨子里已经变得油滑俗媚,这也标志着中国水墨终于觉得无路可走了。

清四王后中国绘画的没落,社会动荡也是一个原因。绘画本来就是酒足饭饱后干的事情,在战火纷飞,灾人无数的年代自然不会有建树,所以四王之后,虽然不乏成就不错的个体画家,但是作为中国绘画史,几乎是停滞的。人们大概都在无所适从中等待着一种改变,等待着一种复兴,到了张大千,集中国水墨名家之大成后,游历欧美,和毕加索相见,毕氏指出,你的画好像见过,张大千顿悟,自己的画在重复前人,于是又借鉴了西洋绘画的色彩表达,特别是美国印象派画家德加。张大千后来标志性的青绿山水色彩体系,受到德加粉彩画的影响,比如舞台系列。

今年11月11日,在中华艺术宫开幕的《水墨概念艺术大展》上,刘国松说道,他27岁时,中国传统绘画的功力已经非常深厚,同时也产生了苦恼,意识到自己的绘画不断地在重复前人,重复自己。他为自己绘画的前途感到忧虑,于是负笈欧洲,学习西洋绘画,后来他偶然发现宋代梁楷、石恪的简笔兴起,正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使他大为震撼,于是决定从西洋画再回归到中国的水墨画传统。坚持对中国水墨画探讨数十年,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从他这次展出的《归帆》中,的确可以看出西洋画技法和传统中国水墨山水意境及构图的糅合,让人耳目一新。从《寒山平远》《午夜的阳光》也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探索成果。

八十年代后,国门大开,西洋的油画艺术赫然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时代性明显,流派纷呈艺术形式,让中国水墨画家眼前一亮,他们好像感觉到中国水墨画的复兴时刻已经到来。他们用现代目光审视中国水墨画的传统,用现代技法画出水墨效果,但都是小心翼翼,既向往又犹豫,即期待着中国水墨艺术从千年的条条框框中解脱出来,从百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又把中国水墨这种特殊材料,特殊文化背景的艺术被外来文化所吞噬。这大概就是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项目,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主办的“水墨概念艺术大展”的策展背景。

31位水墨画家,抱团取暖,声势足够强,这些画家大抵成名成家,影响力足够大。当然因为审美不同,对作品的褒贬自然会不一样,但这种集中起来对传统水墨艺术的阵势,应该会对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大的影响。但是会不会像同样抱团取暖,声势浩大的印象主义运动和抽象主义运动的结果那样,给水墨艺术带来彻底颠覆?我觉得也难。因为整个画展的艺术主张不是很明确。画家们虽然有影响,但是作品中缺乏明显的个人符号。或者带着传统水墨的身影,或者彻底抛弃水墨概念。比如杨吉主的《墨西哥之旅》系列,视觉上和极画主

义画家马列维奇的《白底黑方块》有殊途同归的感觉,相似的还有抽象派后期的那些红中还有不同的红,兰中还有不同的兰画布。王冬龄的《大卦·大力·大象》又和德库宁受日本书法启发的一个《无题》系列相近。李厚吸收了抽象主义的表达,但是却缺乏抽象主义的作品力度。这也难怪,抽象主义中的色彩效果,是中国水墨无论如何都表达不出来的,水墨画的笔情墨韵也是西方的抽象派无法企及的。大部分抽象画强调视觉上的冲突感,点、线、面的冲突之外,还强调色彩的强弱冲突,明暗冲突,冷暖冲突。由于中国水墨的颜料局限,彩墨混合后,很难形成强烈的色彩主张,从石磨的《生命》中可以体会到西洋油画色彩和中国水墨色彩的区别。仅从色彩上来说,想用中国水墨来表达抽象的意境,还是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而且这条路会伸展到什么地方还是未知数,或许柳暗花明,或许就此路不通,看得出画家是在努力使中国水墨和西方抽象艺术接轨。在这条路上努力走着的还有画家董小明、刘子建、陈九、Koo Kyung Sook、陆泰涛,祝他们好运。

杨泳梁的摄影创意很别致,摄影作品的局部组成一幅传统山水画的画面,虽然还早有人用碎照片拼成各种图案,人物,城市景象等,能想到山水的画面也算别具一格。但是为何要把他以及秋麦的摄影作品放在水墨概念里来展览,让我有些困惑。是因为摄影里有山水吗?那么油画,版画,水彩画中都有表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影子,是不是都可以归为水墨概念呢?或者是因为画展本身还在纠结着怎么归类当代水墨画的范围。这种在探索中前进或后退的矛盾,在画展的作品中也隐约地流露出来。或者这就是刘国松集结当代水墨画家,把他的水墨画研究重当从中国台湾移居上海,成立当代水墨研究院的原因。既然每个人独自探索迷茫,还不如抱团研讨。

在看“水墨概念”展览时,除了“水墨传承”那几个字,我还注意到林海钟的《太行山图》。太行山是五代画家荆浩生活过的地方,也就是创作基地,除了创作《匡庐图》《雪山行旅图》,还写了《笔法记》《山水诀》,对山水画的宗旨说了这样几句话:“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画山水,有墨而无笔,我当采二子之长,成一家之体。”强调绘画的笔墨作用,继唐开宋,是水墨画发展的奠基者。继宋室南渡,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艺术的水墨画的复兴时刻已经到来。他们用现代目光审视中国水墨画的传统,用现代技法画出水墨效果,但都是小心翼翼,既向往又犹豫,即期待着中国水墨艺术从千年的条条框框中解脱出来,从百年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又把中国水墨这种特殊材料,特殊文化背景的艺术被外来文化所吞噬。这大概就是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项目,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主办的“水墨概念艺术大展”的策展背景。

无论如何,这次展览开启了中国山水画的复兴之门。当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很多挑战是绘画艺术要共同面对的,自从卢齐欧·塔塔纳在空白的画布上狠狠地划上一刀后,世界绘画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水墨画面临着这个问题,西洋油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西方很多艺术家甚至放弃了绘画而转向影像和VR,依然有志于要呈现给人们不一样绘画的艺术家,任重,道远。想要从承袭了上千年中国水墨的约束中挣扎出来的中国画家,任重,道远。(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年底日历书销售大战打响,淘宝店和微店可能成书店外的主要销售渠道

那么多日历书“网红”你选哪种?

■本报记者 陈熙涵

近年来,每到年底,日历书就进入了销售黄金期,朋友圈可以看到各种日历书的盛世美颜不断刷屏。据统计,2017年约有56种日历书面世,而今年日历书出版情况如何?

据悉,截至目前,市面上已有40余种2019年日历书,从数量和种类上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但各家出版机构在日历书“个性化”的路上,可谓动了巧心思。专家认为,一种日历书背后的IP能量,也就是其文化价值决定了它究竟能“走”多远。

今年日历书出版“花样”百出,总量有所下降

目之所及,日历书已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养生的有健康日历书;备战高考的有高考日历书;喜欢旅游的驴友有旅行日历书……不同的定位,使不同需求的读者都能“有历可翻,有历可读”。今年一批突出“主旋律、正能量”的日历书十分引人注目,如红旗出版社的《红旗日历》:以党史上的今天——具有特别意义的经典事件和人物为主题;人民日报出版的《平天下(日历)2019》,全书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史记》等众多典籍中精选了数百条古典名句,分为修身、明政理、勤学习、爱亲友、识人、知世情、善为文七个主题,匠心独具。

此外,市场上涌现多款以文创产品形式亮相的日历,其中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民俗掌故日历2019》让人眼前一亮。365天页页翻过,那些源自民间的中华文明的细枝末节一一展现:岁时令节、衣冠服饰、饮食、器用杂物、游戏娱乐等。据悉,辞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民俗学“大咖”杨荫深先生的《事物掌故丛谈》后,该书责任编辑朱志凌灵机一动,中国传统文要走向精品化、大众化的普及之路,日历书是个很好的载体。为此,出版社专门请来了篆刻名家王敦化关门弟子潘方画漫画、写书法、篆刻诗文,力求画面与文字能做到相映成趣。

依托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日历书



今年,各家出版机构在日历书“个性化”上动足了巧心思。

出版,是不少出版社的选题思路。前两年的日历书出版“熟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故宫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等,今年依然保持了两本及以上的出版数量。但是相比往年,今年的日历书略有“降温”,比如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有56种日历书面世,今年从数量和种类上显然趋于理性。

买本“种子”种一年,这样的日历书你见过吗?

在采访中,朱志凌告诉记者,以前挂历流行的年代便有“大年”与“小年”之分,种类之下降并不能说明日历书的热潮过去了。在他看来,今年一是日历书出版的小年,竞争激烈程度虽要低于去年,但决定日历书成败的从来就不是数量和种类;二是主要看其背后的作品是不是一个具有潜力的IP,如《故宫日历》和《单向历》的核心竞争

力就在于此,当然后续的形式上要不断创新,才能做出精品。

老牌《故宫日历》虽然已连续出版十年,依旧是读者的心头好。2019年,《故宫日历》更是首印70余万册,还一口气推出了普通版、定制版、黄金典藏版、汉英对照版,以及故宫月历、故宫手记、故宫手账等相关产品。除老品牌《故宫日历》外,故宫社还推出了“吃货”最爱的《农历2019年:故宫满汉全席日历》,介绍帝王们“舌尖上的轶事”及《故宫如意日历》等。

日历书出版的“熟脸”果实文化,除继续推出《物种日历(2019)(城市版)》外,今年的“果实日历”仅封面就做了6种,还特别推出了有果实×晨光·书匠礼盒、记录者礼盒、生活家礼盒、手账控礼盒等礼盒,满足读者的不同喜好。

此外,一些出版机构将日历书做成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一本名为《开花历2019》的日历,以环保种子纸来做封条。如果你摘下封条,将其种入土中,就有可能培植一朵花徐徐盛开。这不是听起来就很浪漫吗?《开花历2019》这个金点子,的缔造者金梦认为,文创市场主力这几年经历了观念上的变化,日历这样东西已从默默无闻的畅销状态变为这样类型增多、主题突出、包装精美的竞争血拼,淘宝店和微店纷纷加入,并有可能成为日历书在书店之外的主要销售渠道。

相关链接

目前市场上已具备品牌效应的日历书

- 《故宫日历》
- 《单向历》
- 《豆瓣日历》
- 《果实日历》